

能夠強悍地守護自己的家，劈跤（台語：指能幹）與否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父親能在往後的日子，相信有女兒也能過得很好。那不是命運決定，而是選擇相信。

當我成為能聽懂父親口中所有的過去與故事的年紀，父親已是四個或五個女兒的父親，從嚴格的父親，到偶爾必須聽女兒話的父親，長年鑽研過各種通書，同時能感通神多年的他，從未想過自己會有那麼多個女兒，他沒有問過神，那可能是他難得相信自己的命運，或者該說幸運。

也可能是命運或神意，父親也曾熱愛寫字，他中學時期的週記，每一週都有很滿的新聞與他的評論，那時的他能完全真誠地敞開內在，化為紙張上的字句，後來當父親有這種顧慮，無法隨心對話訴說時，我便承繼那份書寫，替他寫下關於這一切，以女兒的目光。

也許和想像有點距離，我將它寫在這裡，屬於我和父親的相信，我期待我們永遠都不會遺忘，我們手裡握著的那份相信。

當我寫完一切關於父親，我相信父親，一定會走向更好的日子。
因為我們開始相信。

輯一

入乩：是父是神

神離開祂的軀體而進入父親，
父親的身體的腔室如一個容器，必要時靈魂讓位於神，
空出位置好以將神安座，靈魂與神在洞裡來來去去。
此刻，他不是我的父親，而是神。

父神

大年初六，早上十點多，我還在睡夢中，外面鑼鼓號角聲已經大聲作響，我知道父親又化身為神了。

這一天，是神預定好要祭改的日子，他只吃了一頓早餐，神便進入他的身體，他變身為神，手拿七星劍和刺球，在香煙繚繞中，替那些二大清早來排隊，踏過長木凳橋後，手拿三炷清香及生肖、性別紙牌的善男信女一一斬除壞運。那一刻，父親眼神堅定，穿著黑色手工平底軟布鞋的雙腳，踩著穩重的七星步伐，整個人充滿驕傲的自信，氣勢將不滿二百七十公分的他撐得高大。

自小，我就知道父親是神，在每個週末晚上，他總會先洗澡淨身，安定地坐在客廳的木製三人椅中間座位上，接著父親的好友阿林叔會將佛廳的香爐移放置椅前的木長桌上，輕輕將一塊小木條放入爐裡，再緩緩加入一點木屑粉，客廳逐漸煙霧瀰漫，像一種神聖儀式。待時間一到，父雙手握拳、手臂彎曲舉過頭頂，一上一下，身體微微顫抖，接著從齒間吐出氣息，最後雙臂慢慢放下，手掌安穩地撐在桌面上，距離比肩膀還寬些，坐姿直挺，展現出些微的霸氣。

父親開口說話，那音色還是他，不過帶了種特殊語調，像古調，聲音微微提高，每個字都稍微拖了一點點長音，少了他平時講話的南部腔，反而像是在說一種文雅腔的台語，此刻，他不是我的父親，而是神。

那些圍在長桌旁等待的人一個一個輪流發問：「現在時機歹，做生意攏賺無錢，逐工賠本，欲安怎？」「我女兒出去旅遊回來，就一直發高燒，去看醫生都說沒事，要怎麼辦？」任何疑難雜症都有，除了常見的生老病死，失業、升學、婚姻問題……接著來，種種與人有關的困擾，都在這浮現，而他正一一替他們處理。有時皺眉掐指一算，算出了結果，提起毛筆沾紅色墨水在黃紙上寫下一些神祕的文字搭配符號，交代要隨身攜帶或在金爐繞三圈後燒成灰佐陰陽水喝幾口；或用符令點火後邊念咒語並在出問題的人頭上繞幾圈：「拜請眾神明來敕令……」某某人，本命宮幾歲，遇見了什麼困擾，唸畢後再以沾了墨水的濕紅毛筆在頭上畫道符或輕觸留下紅點。似擁有某方面長才的專業人士，他仔細地替那些人解決問題，每個動作

都有慣性的簡潔俐落，神情充滿著自信。

每一次，當時針已巡迴好幾圈後，神問：「還有沒有什麼事？」當眾人回答：「沒有！」之後，神將從父親的身體退去，父親雙臂再度舉起，一上一下成彎曲向內，接著緩緩從齒間吐出一大口氣，父親整個人便放鬆下來，身子微微駝背向前，手肘放在大腿上，此時，母親便會先備妥溫開水或洋參茶給父親喝，說是要舒緩身體內的五臟六腑。神退去後，父親將身子向後靠著椅背，一口一口將茶水緩慢送進體內，問母親今日神交代了哪些事情，邊聽邊安排每件大小事情該如何處理，一如往常般，他像部隊裡的班長領導著他的「兵」，主導著這個家的一切，只是回歸現實的他，神情顯得有些疲憊。

究竟作為雲遊四海，但總要替世俗凡人處理各種疑難雜症和煩惱而忙碌的神，所以才讓他感到疲累；或是褪去神的光圈，他也像那些來找神問事的凡人一樣，都有屬於自己的忙碌和煩惱。答案，我並不知道。

在做神之餘，為了生計，父親一生做過許多工作，木工、廚師、菜販、金工師傅……，還開過鐵工廠，因此擁有許多的能力。小時候，我分辨不太清楚他在哪些時間裡是神，還是父親，但一直以來我認為父親即是神，他如同擁有神力的仙人，幾乎沒有被難倒之時。兒時我愛盪鞦韆，父親便以童軍繩和木條打造，讓我擁有屬於自己的鞦韆；長大後騎車摔傷，父親化身國術師，替我推拿扭傷的腳，並以藥油推散淤青，讓傷復原不留痕跡；此外，家裡六個孩子的名字，都是經過他搭配五行精心算出來的完美筆劃，讓我們擁有好名字帶來的命格。

關於父親很「神」這件事，或許不是只有我發現，後來越來越多人到家裡來，他們像那些到廟裡燒香的人一樣，想求得一些什麼。

曾經在幾個夜裡，我在睡夢中被吵醒，睏倦地躲在樓梯上，從縫隙中看見聚在一樓客廳的人，他們似乎在等待著什麼。其中，有父親的親戚，他們跪在冷冷的地板上哭求著父親，說他們真的被逼得走投無路了，可不可以再借個幾十萬或借房屋去貸款；也有父親的朋友，喝了酒在坐在長木椅上大聲咆哮，說因為事故要跑路，威脅著要父親貢獻多少跑路費，否則就綁架孩子；還有不常聯絡的遠親炫富式的細數自己吃過的高級料理，要求父親要更改姊姊婚宴的菜色，改訂她推薦的專業廚師，否則別人會覺得菜色寒酸，突顯出我們沒見過世面人家淺薄的內裡。

好多人來找父親，占據我們家的客廳，為了各種不同理由。

其實我從來不懂，為何他們找上父親，也不清楚，他如何處理每個來到客廳的

人，好讓他們甘心離開。雖然每次面對這些人時，他總是眉頭深鎖，吵雜結束後，他一個人站在屋外，從口袋裡掏出香菸，燃起後默默的抽著，沒有人知道他想著什麼。

隨著父親的髮鬢漸白，父親作為神的時間少了一點，我猜可能是神力降低了一些。只是那些在客廳來往的人，卻沒有離去，反而一直在變化，他們樂於和父親分享，談自己兒女的學歷和薪資，偶爾也會試探性地問父親，父親每回都簡單地微笑以答很少，便不再回答；除了分享還熱心，聽說父親的汽車老舊要汰換，便爭相介紹，帶他到熟識的車廠買賣，結果卻高價購入事故車，車商卻早已避走，他氣憤，卻怕傷和氣而不願意追究，私自承擔下。

近幾年，父親常患一些感冒牙痛類的日常病，偶爾遺傳性的骨頭痠痛症也會狂妄地發作，病症侵蝕身體，他像隻慵懶的貓躺在床上休息一整天，但日日依舊早晚不忘在佛廳敬茶，而身體只是繼續著，並沒有好轉也沒有轉壞。

有時候我會猜想，父親會不會只是罹有一種特殊神病的患者而已？

當神不在的時候，他像個孩子，有病痛，會上當受騙，也會在世俗的眼光中受

傷，我不曉得他是否曾暗自哭泣，只知道他默默用不寬的肩膀努力扛起一些什麼。

喜歡父親作為神，彷彿擁有全世界強大的能量，人生在世的一切都能掌握在掌中，永遠被捧在高位上——沒有重摔的可能。

若能一直是神，或許都會好起來吧？

（原載二〇一二年九月十九日《中國時報》副刊）